

明代木魚書《二荷花史》中的東莞方言

曾志雄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一)

木魚書是明清時流行於廣東的彈詞，屈大均(公元1630-1696)《廣東新語·粵歌》稱為「摸魚歌」。木魚書就是摸魚歌的唱本。¹ 根據薛汕的研究，當時的木魚書大多用當地的語言來寫，² 因此具有方言口語的特色。

在當時流行的木魚書唱本中，《花箋記》和《二荷花史》是最負盛名的，分別被稱為「第八才子書」和「第九才子書」。³ 以今天我們對粵語的認識，把二書中的語言定為當時的粵語口語是沒有問題的，但《二荷花史》與《花箋記》稍有不同，書中多有今天東莞方言仍然使用的語言成分，這點很值得注意。本文寫作的目的，在指出《二荷花史》中有哪些東莞方言的成分。

(二)

在方言學的範疇中，東莞方言和深圳寶安、香港新界原居民的粵方言(俗稱「圍頭話」)接近，屬於廣東粵方言中的分片，今天稱為「莞寶片」。⁴ 本文確認《二荷花史》中的東莞方言成分時，主要根據莞寶片粵方言的語言特徵，並參考明清時期和現代學者有關這方面的專門論著及方言詞典。

-
1. 當時這些唱本又叫「歌本」。見木魚書《花箋記·鍾(戴蒼)序》：「然獨不思此書雖佳，不過歌本，乃村童俗婦人人得讀之書。」梁培熾輯校標點《花箋記(會校會評本)》59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版。
 2. 見薛汕校訂《二荷花史·前記》1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年第1版。本文以下所引《二荷花史》的例句及頁數均據此書。
 3. 有關二書得名為「第八才子書」及「第九才子書」的來由，可參閱梁培熾《花箋記·前言》，該文第三節有詳細的考論。(8-12頁)
 4. 請參閱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5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該書下文簡稱《概要》。

(三)

根據現存的《二荷花史》，書中的東莞方言成分可以分為以下三部分：

一、詞彙部分

甲、名詞

1. 屎佛 誰想果然假貨非真貨，係一擒羅屎佛假斯文。(32頁)
「屎佛」即「屁股」。《東莞方言詞典》45頁寫作「屎窟」；《漢語方言大詞典》4504頁寫作「屎肫」，⁵並認為是東莞方言；《概要》粵方言詞彙對照表430頁504號詞寫作「屎窟」，屬於廣州、順德、中山、東莞等地的方言。
2. 波菱 如今你若辭敲菜，轉頭休想食波菱。(79頁)
《詞典》作「波梭」，「菠菜」之意。(29頁)《〈康熙〉東莞縣志》卷四《物產》：「菜屬：……多芥蘭，多茼蒿，多波菱。……」寫法與本條相同。⁶
3. 路頭 累嬌辛苦路頭長。(87頁)
「路頭」即「路上」，見《詞典》134頁。
4. 籬 原來又係小青娘，顯跡將詩題壁上，……唔想詩從籬上已消藏。(104頁)
原文「壁上」和「籬上」相對，「籬」即「牆壁」。《概要》(192頁)指出，廣州話的「牆」，莞城話叫「籬」。

乙、稱謂及稱代

5. 大娘 紫玉舉頭忙便問：「阿姊誰家女嬌娘？」探芳見問時開口，隨即稱佢做大娘。(17頁)
《廣東新語·土言》：「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336頁)⁷未字者，即未婚女性。按：紫玉為書中女主角，當時只有十七歲(21頁)。因隨父從北京赴粵，中途遇賊，一家殺死，自己被賣入青樓為女妓。
6. 小娘 唔通話我有功搶到詩回轉，故此畀我來升乜小娘？(p.44)
《新語·土言》：「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已字者稱小娘。」(336頁)「畀我來升乜小娘」即「把我來升做甚麼小娘」。

5. 李榮主編《東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該書下文簡稱《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中華書局，1999年第1版。該書下文簡稱《大詞典》。

6. 見郭文炳編《〈康熙〉東莞縣志》93頁B面，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印行，1999年第1版。

7. 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85年第1版。該書下文簡稱《新語》。

7. 乜誰 錦弟同阿白，共起這個唔知係乜誰，大家定去閒遊了。(48頁)
「乜誰」即「誰」。《概要》(194頁)指出，莞寶片粵語的「誰」有的說「阿誰」，有的說「乜誰」。

丙、動詞

8. 跟尾 便呼雪桂來跟尾，同往南街拜錦郎。(26頁)
「跟尾」即「尾隨」，見《詞典》157頁。
9. 挨傍 飄復傍，點得相挨傍？(31頁)
「挨傍」即「挨靠」，《詞典》收有「挨挨笨笨」。(81頁)
10. 界：凌煙時更多凄慘，界破桃花盡淚痕。(90頁)
「界」《詞典》作「剜」，「割、裁」的意思。見《詞典》80頁。
11. 揩 只話唔敢揩來對姐講。(32頁)
「拿」的意思。《大詞典》只收作東莞方言，見6002頁。按：今天香港新界的「圍頭話」仍有「揩來」一詞。
12. 拗 兩君唔在頻相拗，等我為你從中處個平。(78頁)
「拗」即「爭辯」的意思。見《詞典》120頁。
13. 狂 電烈風馳雲又怒，砂飛石走得人狂。(16頁)
《概要》詞彙對照表第944號「害怕」，廣州等地用「驚」，東莞用「狂」。(467頁)
案：「得人狂」即粵語「得人驚」，今天新界元朗、錦田等地的「圍頭話」仍用「狂」表示「驚怕」。

丁、形容詞及副詞

14. 好彩 哪，哩張唔係原詩乜？好彩於今搜得回。(48頁)
「好彩」即「幸虧」，見《詞典》135頁。
15. 頻淪 姐罷兩家唔在咁頻淪。(63頁)
《詞典》寫作「頻倫」，「匆忙、手忙腳亂」之意。(149頁)
16. 疾牙 面部似乎曾睇過，疾牙一下記唔詳。(14頁)
《概要》認為東莞長安稱「忽然」為「疾牙」，是當地的特殊用語。(190頁)《詞典》也指出「疾牙」為東莞長安鎮方言。(239頁)
17. 唔曾 因避秀才行得速，唔曾帶得轉香房。(43頁)
唔曾，否定副詞，相當於「沒有」。例如「食飯唔曾？」見《詞典》281頁。
18. 每 每話今宵一會閒如水。(74頁)
副詞，勿或不要。《大詞典》只收錄為東莞方言；(頁2704)《詞典》寫作「咪」。(84頁)

戊、助詞、介詞

19. 敲 話你近來行止亂敲常。(25 頁) 並請參閱上文第 2 例「辭敲菜」。
「敲」相當於完成體的助詞「了、完」。《新語·土言》：「東莞謂事訖曰『效』。」(338 頁)《概要》：「莞城話表示完成的助詞為『敲 hau』。」(193 頁)「亂敲常」即「亂了常」。
20. 起₁ 只見雲箋一幅雪般光，包起一個錦封花折柬。(44 頁)
《概要》指出，莞城話的「起」，可用作時態助詞，表示完成或持續，相當於粵語的「咗」或「住」，即現代漢語的「了」或「著」。(194 頁)
21. 起₂ 哩下點得識他(按：原作她)名與姓，我就移家遷起佢牆邊。(7 頁)
《概要》指出，莞城話的「起」，也可以用作助詞或介詞，相當於廣州話的「到」或「喺」。(194 頁)

二、語法成分

1. 《詞典》指出，東莞方言的「啲」字有兩種用法：一是用在定語後面，相當於「的」，例如「幸福啲生活」(幸福的生活)，見 36 頁；一是用來造成相當於普通話沒有中心詞的「的」字結構，例如「呢個係我啲」(同頁)又「响衙門打雜啲」(在衙門打雜的人)，見 207 頁。《二荷花史》這兩種用法都有。例如：「等我都將你做啲詩章，搵來都貼亭邊去。」(42 頁)屬於第一種用法(「你做啲詩章」即「你做的詩章」)；「人生若遇癡情個，唔該鐵石作心腸。」(36 頁)屬於第二種用法(「癡情個」即「癡情的」)。這兩種用法在整個粵語方言體系中是少見的，屬東莞方言的語法特色。
2. 上文的助詞「敲」(例 19)和「起₁」(例 20)，也可以看作東莞方言語法特色的一部分。

三、語音部分

1. 門、蒙同音：《(宣統)東莞縣志》卷十二《輿地略十一(方言下)》：「(東莞)門讀如蒙。」⁸「門、蒙」同音的現象，在《二荷花史》中也有反映。例如「素粉糊來為白壁，文紗捫過是紅窗。」(18 頁)句中「捫」是「蒙」的意思，但「捫」歷來沒有「蒙」的用例，二者在當時應該屬於同音字。
2. 徐、斐同韻：例如「獨係如今那得徐公子？我估定係察院裴爺佢令郎。好無「裴」與「徐」同韻？雪桂聽來認錯腔。」(25 頁)今查《概要》遇攝「徐」字東莞音

8. 陳伯陶《(宣統)東莞縣志》428 頁，學生書局，1968 年初版(據民國十年鉛印本影印)。

讀 ts'ui (310 頁)，與蟹攝「陪」字讀 p'ui (319 頁) 正好同韻。

3. 中古原為 -m 韻尾的咸攝陽聲韻字與 -n 韻尾字押韻，顯示這些字在當時已經不收 -m 韻尾，和今天東莞方言一樣：例如卷一《紫玉奉書》一節「生一見，這封緘，驚云『紫玉嬌顏！特把錦書來候我，話佢琵琶唔向別人彈，一意將身來寄託，話我別歸與佢就拋閒。然則嬌娘實亦關情重，畀我如今怎不愈愁煩！想嬌責我多情薄，誰想我別時容易見時難。總係我嚴父唔識佢公郎意，歸來日使收監。哩下點能得出牢籠去？等我細將情事對嬌談。』正係只緣命薄因絲死，唔化蜘蛛定化蠶。遂即檢書忙又問，稱言『雪桂你先聞……。』語不完時聞步響，只見老父行將在曲欄。」(29 頁) 引文中的「緘、監、談、蠶」都是咸攝收 -m 韻尾的陽聲韻字，在文中與「顏、彈、閒、煩、難」等收 -n 韻尾的字押韻。據《概要》指出，莞寶片粵語的古咸、山、臻、曾、梗攝均有數量不等的(陽聲韻)字今音韻尾為 n (192 頁)，上述押韻正是這種現象。
4. 上文第 3 例的「路頭」可能就是「路途」，「頭」、「途」音同或音近也是今天莞寶方言片的語音特點。

(四)

上引《二荷花史》中的詞彙、語法、語音部分，雖然數量不多，不能全面和現代東莞方言一一對照，但有了前人的記錄作為佐證，再加上現代的方言調查結果作為參考，我們認定它們是三百年前東莞方言的片段應該是不成問題的。⁹ 問題是《二荷花史》中的語言為甚麼具有濃厚的東莞方言色彩？很值得推敲。初步推測，原因不外以下三點：

一、廣州話與東莞方言同屬粵語，三百年前二者流源一致，尚未分流，《二荷花史》中的所謂東莞方言正是早期廣州話的面目；

二、東莞在當時是木魚書的重要流行地區之一，《二荷花史》是專為東莞讀者、聽眾寫的，因此使用了東莞方言；

三、《二荷花史》的作者是東莞人，由於使用白話書寫，¹⁰ 所以攙入不少的東莞方言口語(包括語法、語音、詞彙)。

第一個假設不能成立，因為與《二荷花史》同時的《花箋記》所用的粵語除了「籬」、

9. 特別是「大娘、小娘、搯、疾牙」等詞彙，更可作為辨別東莞方言的特徵詞。有關特徵詞的討論，見李如龍《漢語方言學》第六、第七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

10. 所謂「白話」，是指「在口語基礎上逐步影響文言文，增加文言文中的白話口語成分，進而形成與文言文相抗衡而共峙的反映實際口語發展的古漢語另一書面語系統」，見徐時儀《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10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

「起」之外，其餘就沒有和上述《二荷花史》相同的詞彙、語音或語法現象；加上屈大均上引關於東莞方言的個別記述，顯示當時東莞話跟廣州話已有較大的分歧。

第二個假設等於說《二荷花史》是一本只在東莞地區流行或只在東莞刊行的木魚書。但目前《二荷花史》的主要版本是廣州的丹桂堂影印本和五桂堂的仿刻本，¹¹ 而且該書在清初就被評為第九才子書，¹² 似乎不大可能成書時只流行在東莞地區，然後才流傳到東莞地區之外。因此只剩下第三個假設比較可能，但這假設能不能成立，還需要對木魚書的發展史、流行情況、作家、寫作語言等問題，進行更深一層的研究，才能明白真相。

11. 見薛汕校訂《二荷花史·前記》7-8頁。

12. 據梁培熾的考證，粵調說唱歌本，在康熙五年以後（公元1666）便獨立形成自己的才子書系列，包括第八才子書《花箋記》、第九才子書《二荷花史》、第十才子書《珊瑚扇金鎖鴛鴦記》、第十一才子書《雁翎媒》。見《花箋記（會校會評本）》12頁。